



# 仓央嘉措 歌传

仓央嘉措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# 仓央嘉措 歌传

仓央嘉措 著  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仓央嘉措歌传 / 仓央嘉措著. —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 - 7 - 225 - 03866 - 7

I. ①仓… II. ①仓… III. ①仓央嘉措 (1683 ~ 1706) —传记 IV. ①B949. 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83576 号

仓央嘉措歌传

仓央嘉措 著

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  
发行 :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(0971) 6143426  
发行部 (0971) 6143516 6110055  
印刷: 青海西宁印刷厂  
经销: 新华书店  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  
印张: 8.875  
字数: 150 千  
版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 
印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 1—5 000 册  
书号: ISBN 978 - 7 - 225 - 03866 - 7  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# 前 记

我头一次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歌(诗歌!)所打动是从诗人叶舟口中,那是在1994年的西安酷夏。如此经历到2002年的西宁又重现了一次,是在一位专事研究仓央嘉措的藏族学者口中(对不起!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)。

在此八年之间(甚至于之前),我已经接触到仓央嘉措情歌的汉译文本(曾在1999年留下过一首诗《飞机上的仓央嘉措》),但感觉并不像从别人口中直接说出那么感受强烈——我想:这是汉语译本的问题!经过译者精心译成的语言反倒没有人在口头传达时那么直抵人心!

2003年夏天我再度去了西宁,几乎天天和老友诗人马非以及藏族诗人班果泡在一起,喝青稞酒谈仓央嘉措,由于他们二人都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工作,我便向他们提议重版《仓央嘉措情歌》(该社在1980年曾出过一版),并主动请缨:我愿意在出版前帮他们将汉语译本

“润色”一遍，以我之力，增其“诗味”，令其在汉语之中更具有好诗的光彩。

他们果然接受了我的提议，也没有忘记我的热情，马非打来了电话——于是，在2004年春节前后，我一直在埋头做着这项以好诗为努力方向的“润色”工作。2005年春，一本叫做《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》的小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，尽管从包装上与我当时“策划”中的“一本国宝级的经典之书”相去甚远，但毕竟有了结果。

又是三年过去。其间仓央嘉措情歌在汉语读者中的境遇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善——大家到网上去搜搜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。令我颇觉欣慰的是：我的“润色版”也加入了流传，并且主要是在诗人中间（这令我更加高兴）。如果你是因为诗人伊沙的“润色版”而发现了仓央嘉措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他的价值，我会感到莫大的幸福！

有一本在当年的“润色”工作中给我提供了极大帮助的书——《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（资料汇编）》（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版）——是我从老友诗人唐欣处借来的，几年来我一直憋着不还是因为一直想利用它再做一事，这便是：我还想在仓央嘉措情歌的“正版”之外，对那些手抄本或口头流传的“疑似部分”（他们有时以“西

藏民歌”之名出现)也加以“润色”,姑且视为“仿仓央嘉措情歌”。

由于不是已经确定的“正版”,我在这一次的“润色”中给了自己充分的自由,允许改写或重写,使之有了再创作的含量——我相信:我不过是这么做的第N个人罢了。几百年来,在那片雪域高原上,有些优秀的藏族民间诗人将自己的创作毫无保留地献给了“仓央嘉措情歌”,而将自己的名字默默地隐去(就像《诗经》中的那些无名作者——其中不乏“大师”),我也应该这样做。

这便是民间文学中盛行的伟大的“集体创作”,在此以“仓央嘉措情歌”之名!

我从不相信“人民大众”,因此也不相信“在大众中流传”这件事的说服力,现在愈加如此——我发现近年以来最为流行的“仓央嘉措情歌”竟是这么一个可疑的版本:“那一天/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/蓦然听见/你诵经的真言//那一月/我转动所有的经筒/不为超度/只为触摸你的指尖//那一年/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/不为覩见/只为贴着你的温暖//那一世/我转山转水转佛塔呀/不为修来世/只为在途中与你相见……”——说“可疑”是客气,这明显是一个轻浮庸俗伪劣的赝品,仿佛煽情的现代歌词,但却深得当下这些耳听许巍的《蓝莲花》

手持安妮宝贝的《莲花》成群结队奔赴西藏“朝圣”去的小资“大众”的喜爱……

所以说，流传的未必就是真东西和好东西。

我给自己的“润色”和改写定下了一个明确的方向——那便是朝向仓央嘉措，朝向诗！

适逢自己的创作正处于一个锐意求变的转型时期，从态度上我是把这项工作当做创作来对待的——但不会将之当成自己的创作成果，在此我个人只保留一个发布的权利，而放弃署名权。

但是译者的劳动必须受到尊重：在此我特别感谢刘家驹、庄晶两位翻译家——我此次工作依据的正是他们二人的译本。

我之“润色版”发表和出版之后，在听到表扬甚至赞美的同时，也听到了几声批评，让我不得不重视的是：它们几乎全都来自于仓央嘉措的母族——我的藏族同胞，对他们在翻译、佛学上的指教，我虚心接受，衷心感谢，但对诸如以下的这顶大帽子，我却不能戴走：“由此看来，包括伊沙所‘润色’的《仓央嘉措情歌》其实也正是‘东方学’的翻版而已。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萨义德话里的‘东方’置换成‘西藏’，将‘西方’置换成‘汉地’或诸如此类。”——实话说吧：在我这里，没有“东方学”，而只有

“诗学”；没有“东方主义”，而只有“唯诗主义”。

我想告诉大家（当然也包括这几位藏族朋友）一个事实（我曾向美国一位造诣颇深的汉学家求证过）：寒山在西方读者中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李杜，精神上的因素当然有，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性的原因是：在 20 世纪 50 年代，他赶巧碰上了一位天才的译者，那位译者将其翻译成了一个英语（还有法语）的现代诗的寒山子，大受读者的欢迎，甚至成为一代嬉皮士的偶像。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还要把《百家讲坛》开到美国去吗？向他们普及一下文学常识：老外们，搞错了，寒山不是最好的，他这一路的大宗师是王维，而唐诗的巅峰是李杜？

我想说的是：不要把伟大的仓央嘉措留在黑暗传说之中（难道有人喜欢这样吗），他属于藏族，也属于中国和世界！

伊沙

2008.2.26





## 目录

前记 .....	1
仓央嘉措情歌 .....	1
仿仓央嘉措情歌 .....	77
仓央嘉措秘传 .....	143
<b>仓央嘉措大事年表 .....</b>	<b>267</b>



在那东山顶上，  
升起皎洁月亮。  
母亲般的情人脸庞，  
浮现在我心上。

二

去年种的青苗，  
今年已成柴草；  
少年老去的身躯，  
比南弓<sup>①</sup>还要弯曲。

①南弓：指西藏南部制造的弓。

三

夺我心魂的人儿，  
若能够厮守到老，  
仿佛从大海深处，  
捞上来奇珍异宝。



田

那偶然路遇的情人，  
是肌体芳香的姑娘，  
像拾到晶莹剔透的绿宝石，  
又将它弃置路旁。

五

达官显贵的千金，  
那股子艳丽的骚劲儿，  
看似高高的桃树尖上，  
熟透的果实一样。



心

心儿随她去了，  
夜里无法安眠，  
白天未能得手，  
叫我心灰意懒。



七

花期已经错过，  
玉蜂不要惆怅；  
和情人缘尽了，  
我也并不悲伤！